



# 安全理事会

##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 第一七〇九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

纽约

### 目次

|                                               | 页次 |
|-----------------------------------------------|----|
| 临时议程(S/Agenda/1709) .....                     | 1  |
| 通过议程 .....                                    | 1  |
| 中东局势:                                         |    |
|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13) ..... | 1  |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七百零九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秘鲁)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 临时议程(S/Agenda/1709)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13)。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会议开始。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913)

1.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一七〇五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邀请黎巴嫩、以色列和埃及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古拉先生(黎巴嫩)、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H.扎耶特先生(埃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另外，根据前几次安理会〔第一七〇五次会议，第一七〇六次会议和第一七〇八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如果他们希望作补充发言，到时可再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A.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H.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R.德里斯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奥德罗-乔维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而诚挚地祝贺你担任今年四月份安理会的领导职务，并且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肯尼亚与你的伟大国家秘鲁现存的良好关系基础上同你充分合作，以确保本月份安理会工作得以最迅速、公正和有条理地进行。

4. 我还要向三月份安理会主席、巴拿马的阿基利诺·博伊德先生表示祝贺，他在任职期间的领导作风是很民主的。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博伊德先生、他的政府和巴拿马人民，感谢他们在安理会于巴拿马城开会期间给予我们的盛情款待。这些使我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将有助于加强巴拿马人民与肯尼亚之间的现存良好关系。

5. 我很高兴地看到埃及外交部长出席我们的会议。他曾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位同事，他那外交家的才能已在安理会以及其他各种国际讲坛上恰当而充分地显示出来。

6. 在结束这个开场白的时候，请让我对新任命的副秘书长谢夫钦科先生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将密切配合他工作，以确保安理会的职能得以执行，宗旨得以实现。

7. 肯尼亚是一个不结盟的小国，是一个致力于和平的国家，上个月我们在巴拿马也曾谈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成为和平与进步的拥护者，而不要成为这个或那个国家、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的敌人或盟友。只是渴望和平是不够的。要维护和平，就必须为和平而工作；我们必须保证做到，今天是我们对手的人在未来的岁月里终将成为我们的朋友和善邻。”〔第一七〇〇次会议，第23段。〕

我们认为，为了有效地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把对安理会正在审理的这类国际争端的态度，置于公正的基础之上，置于对我们受理的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积极审查的基础之上。正义与和平要求我们应当坚决依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去谋求解决办法。

8. 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这个议题，即包含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代表的信〔S/10913〕中的黎巴嫩的控诉，令人遗憾地表明中东局势在进一步恶化。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由于对中东问题缺乏一项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助长起来的这种暴力的螺旋式循环，使得已经复杂而危险的局势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人民所遭受的难以言状的苦难，现在已经差不多被人们视为当然了。这种惨淡凄凉的局势引起了种种相互交错的国际阴谋与诡计，使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垂涎三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曾就这个老大难的中东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但是差不多所有这些决议都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局势所带来的苦难表示遗憾。因此，我们强烈谴责一切旨在恶化这种局势的行径，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行径；我们以人类尊严的名义，以和平的名义，愤怒谴责这些行径。恐怖主义并不是一种供出口的商品。

9. 为了说明我们完全拥护和平和信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肯尼亚是最先对去年在慕尼黑残酷谋杀以色列运动员一事进行谴责的国家之一。同样，对于几周之前以色列人击落利比亚民航飞机这种几乎没有先例的事件，我们也毫不迟疑地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谴责，因为这次事件造成一百多名无辜平民不必要地丧失生

命。几个月前在纽约这里召开的民航组织会议的记录可以证实这一点。

10. 我国代表团认为不能离开中东的基本情况来处理黎巴嫩的控诉，因为那就等于安理会试图只医治一种癌症的表面症状而不去了解基本病因。不能把黎巴嫩的控诉同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和前途问题分割开来，也不能脱离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问题来处理黎巴嫩的控诉。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还不能不考虑以色列国的立场以及以色列国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关系。

11. 在今天的中东，侵犯国家主权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与我们大家都宣布遵守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我国外交部长上个月在伦敦发表谈话时说过：

“肯尼亚对联合国宪章中所阐明的和平共处原则也是信守不渝的。具体说来，这些原则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殖民领土的自决权，各国主权平等，各国内政不受干涉和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

12. 联合国宪章是建立公正、合理、稳定与持久和平的基石。我们奉劝在座诸位以及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把宪章视为并用作处理它们与别国关系的指针。背离宪章只能使我们自己遭受巨大危险。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反对破坏别国主权的行径，不管是通过象最近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那样的入侵方式，还是通过别国训练和怂恿一些集团或个人对他国进行颠覆和入侵活动的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借口，都不能为这种侵略、入侵和干涉别国主权的行径辩解。

13. 我们在着手处理的局势是一个悲惨而糟糕的局势。看到宪章每天都遭到破坏和践踏，安理会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还有可能使中东目前这种黑暗时刻向积极方面转化。我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前面几位代表的发言，感到在座的很多代表都决心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中东局势的根本原因。已经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规定的方式成立了一个机构。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只要恢复安理会已经建立的这一整个机构的活动，安理会就能促进中东的和平事业。为了保证积极致力于和平，安理会必须要求大国作出保证。

给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一个机会在当事各方之间进行调解，以便实现中东和平。

14. 森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我们又回到安理会通常辩论的那种心平气和与彬彬有礼的状况,因此我在开始发言的时候以极其愉快的心情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在你完成你的极其重要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一定给予你最友好的合作,就象我希望我们已对你的前任博伊德先生所做到的那样;博伊德先生在整个三月份期间,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巴拿马,都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还要向谢夫钦科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担任新的职务。我们相信他将取得巨大成功。

15. 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种种表现形式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危险了。以色列依然存在。一九四七年,当巴勒斯坦被分割、以色列刚建立的时候,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解决办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在很多方面是错误的,尤其对阿拉伯人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迫使他们为别人的罪行偿付罚款。然而,联合国却决定建立以色列国,而且以色列还成了本组织的会员国。

16. 我们并不认为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还有人真想去推翻那项决议。我们承认以色列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联合国确定的领土范围之内行使它的管辖权。因此,在我们看来,引证过去二十五年间阿拉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以色列及其建立的看法,是不切题的,实际上也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却追述过去的历史,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理论和论述尽管本身娓娓动听,但我们怀疑这对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否有很大用处。

17. 我想提一下和解决几位发言人曾费力加以阐述的两点。第一点,许多发言人对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职守与责任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许多批评联合国的人无视本组织的基本性质和二十七年来国际政治经历的种种演变,仍然强调说本组织即使不是正在变得不负责任,也是变得效率很低了,不能履行其职责了——当然,这是按照发言人对某个具体问题应如何解决的观点而规定的职责。

18. 恕我直言,这些批评者中有许多是属于对以色列的建立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些集团中的人,因此人们就会问他们:单单以色列诞生这一事实,至少在他们心目中,不就应该是联合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充分证明,因而至少应博得他们的坚决效忠和无限支持吗?遗憾得很,人们却不大看得出这种感情的迹象。第二点,关于原因和结果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毫无疑问,当我们开始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按这个或那个提倡者根据一时需要选择的个别环节来研究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条。

19. 因此,我们不能不从整体上来考虑这一局面。去年六月我曾在安理会说过:

“象对许多其他国际关注的问题一样,对中东问题必须全面地加以考虑。只引用自卫的原则,而不同时考虑到不允许用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以及被驱逐的人民有权恢复自己的……土地的原则那是不够的。”〔第一六四九次会议,第126段。〕

我仔细听取并阅读了各国代表团的发言,包括以色列代表所作的发言,但是在他的分析中我没有看到一处提及后面这些原则。我不知道为什么。

20. 以色列象其他所有主权国家一样,当然有权保卫自己的领土和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但谁是以色列的公民呢?如果说任何一个犹太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属于哪个国家,不知怎么一来却成了以色列公民,或者说以色列对他拥有控制权或法律义务,那人们怎么能同意这种说法呢?然而,例如某个以色列公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一个外国遭到危险或者受到某个外国的危害,以色列当然完全有权通过惯常的双边安排手续或按照可以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况的国际法为该公民要求赔偿。但是,难道它有权用武力或类似的暴力方法去保护它在别国的公民吗?

21. 在我们看来,提出这种或这些权利的要求,既是同联合国宪章针锋相对的,也是同通常的国际法准则针锋相对的。据我们了解,以色列的论据或者政策就是这么一条:恐怖分子——人们还可以给他们加上巴勒斯坦、阿拉伯或任何别的形容词——正在给以

色列制造许多麻烦，他们通过各种活动，正在夺走无辜的生命、破坏财产和造成许多其他的危害。以色列指责说，在这些活动中，阿拉伯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向恐怖分子提供支持、给养和同情。因此，为了根除这种恐怖主义，以色列认为有必要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些罪有应得的阿拉伯国家，使它们不敢向恐怖分子提供合作，其结果，恐怖分子的活动就会停止，他们的运动就会瓦解。以色列已经做的或者希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种美满的结果。

22. 另一方面，阿拉伯各国代表已经反复指出，以色列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主义，正好是由于他们感受到不公正和失望所造成的；如果不消除以色列非法占领阿拉伯国土这一根本原因，如果不让难民们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依照联合国决议返回家园，这种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被镇压下去的；任何人企图镇压这种运动，不仅将归于失败，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紧张，带来难于预料的也是不可预料的困难和纠纷。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即使作出这种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打算，它们也根本不可能去实现，因为它们的人民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而且它们本身——政府和人民都一样——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容忍以色列占领自己的国土，不可能默默地忍受这种占领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23. 以色列的政策，如果按照它的逻辑推理执行下去，将会导致无法无天和荒谬绝伦的地步。比方说，阿拉伯人可以认为，有些国家支持以色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感到有恃无恐和力量强大，足以继续进行其占领阿拉伯国土、加强对这些国土的控制和统治的非法活动。如果阿拉伯人持有这种看法，就象他们确实持有的那样，如果他们按照以色列人的逻辑行事——幸亏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那他们就会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进行袭击，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毁坏财产，将集镇、城市和村庄夷为平地，进行任何报复性活动和蓄意破坏活动，直至那些同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公开或私下、直接或间接地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同情为止。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鼓吹国际不法行为的理论，谁都不可能、安理会尤其不可能容忍这种理论，更不必说接受它了。只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伯国家没有资源和武器去执行这样的

政策，那是不适宜的，即使不是不适宜的，对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很危险的。以色列拥有这些武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有人向它提供了这些武器，现在它就用这些武器去执行它那包藏祸心的使命。这可能不是提供武器者的本意，但是以色列所得到的大部分援助就是这样被使用的。无论如何，如果这些武器和资源是以色列政策的基础，那我们就必须制止以色列对这些武器和资源的使用。对此，安理会应当立即作出决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24. 我们谴责恐怖主义并对它深表遗憾，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人干的。我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的和道义的理由，而且因为恐怖主义运动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也常常失去多数人的同情，使问题更加难于得到和平公正的解决。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如果这些问题拖得很久得不到解决，如果老是毫无进展，遭受不公正待遇和感到失望的人们就会转而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常常意味着处死和伤害无辜的受害者。我们甚至对这些铤而走险的措施也不原谅；我们对受害者及其亲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25. 但是，如果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解决的办法当然就在于为这个问题谋求一个公平合理的结局。这也就是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谋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出于雅林大使在以前的报告中所说的那些原因，这项决议未能得到贯彻执行。我们同意埃及外交部长的意见〔第一七〇七次会议〕，他说现在已经到了要求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提出全面报告的时候了。有了他们口头和书面汇报的材料，安理会将处于一种更加有利得多的地位去决定怎样才能使第242(1967)号决议得到贯彻，应该作出什么其他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找出过去努力归于失败的原因，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如果需要的话，安理会应当设立什么新的机构和作出什么新的决定来使这个多事的地区实现公正的解决。同时，如果常任理事国能够恢复它们的讨论，那肯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

26. 对于黎巴嫩向安理会提出的具体控诉，以色列代表说，黎巴嫩是许多恐怖主义组织的中心，黎巴嫩当局在很多方面同这些组织有牵连。他是在四月十二日〔第一七〇五次会议〕说这番话的。第二天，四

月十三日〔第一七〇六次会议〕，他指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万四千名恐怖分子——这是他的估计——中有九千名集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四月十六日〔第一七〇七次会议〕，他又把埃及说成是恐怖主义的政治中心，并暗示说利比亚是许多这类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财政支持者。根据这些讲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以色列将袭击和报复所有上述国家，直至它们按以色列满意的方式行事为止；如果黎巴嫩被选择为第一个打击地点，那只是因为它是最弱者？或者，是否有这种可能：如果能以比较低廉的代价给黎巴嫩一个教训，那就可以指望其他邻国将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对其他国家的“绥靖”问题就会相应地简单一些？不管指望是什么，这些袭击、死亡和毁灭肯定显示不出以色列方面抱有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公正相处的强烈愿望。对黎巴嫩的袭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那个国家的连续袭击，很难为这种和平共处开辟道路。

27. 在解释最近对贝鲁特和西顿的袭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死亡一事的时候，以色列代表说，这是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偶然发生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讲话则表明，在将来以色列也许不大可能把行动或惩罚只限于对那些被授予罪犯称号的人。也许有朝一日就不再去考虑罪犯与无辜者之间的区别，而可能采取一种集体惩罚行动。

28. 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关于恐怖主义的罪恶以及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来加以防止的话。对这个问题正在单独进行研究，我们希望将找到某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很不幸地但有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了过去许多正当斗争的一个特点。同时，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国家要求外部援助以消除这种威胁。以色列象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完全有权在自己国内镇压恐怖主义或任何其他性质的不法活动，但是，它不能在国外行使这种权利，尤其不能损害别国的权利。

29. 以色列代表提出了一长串巴勒斯坦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清单。从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那里也很容易弄到关于以色列政府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类似清单。我不打算去研究双方所引证的那些事例，原因很简单，就是许多事例中的事实都含混不清。申诉，反诉，奸细的存在，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把情况都搞混

了。如果以色列及时地到安理会来提出具体的控诉，那么，它在决定对黎巴嫩进行反复的侵略和野蛮袭击之前，至少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申诉机会的。

30. 对于一些发言人用来装饰门面和支持自己论点的各种老生常谈的话，有时是从报纸上摘引下来的话，我不想多加评论。处于中东那种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下，很自然，许多发言只不过是对于特定时刻和特定环境下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已。我们也无法断定报纸和编辑们是否总是代表着官方权威在讲话。无论怎样，挖掘过去的报告和引语，是有助于我们向前迈进的。

31. 主席先生，我希望我没有忘记你提出的按照议程发言的要求。我已经简要地表明了我们对安理会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的态度。我不妨再说一遍。我已经避免用那种哗众取宠的言语，避免追溯古老的历史，避免作牵强附会的类比。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也许还是这样为好，因为我们已就一些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对这些问题大家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气氛始终是很热烈的，但是不大尊重事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32. 我在结束这次发言时不能不表示某种怀疑，即纽约是不是对中东问题进行客观辩论的合适场所。我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只要在安理会会议厅内外睁开眼睛看看，用耳朵听听，就会知道这里的气氛偏向于以色列一边到了何种程度。因此，我们更加感激埃及外交部长，他不远万里而来谋求一项公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已经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无穷的悲伤与不幸，这个问题已造成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处于绝望境地，使他们永远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可能有一切恐怖的牺牲品。

33.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我对在座的安理会同事都怀有极大的尊敬与钦佩，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最高兴的是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你是一位伟大的拉丁美洲人，是秘鲁的杰出的儿子。巴拿马与贵国人民和政府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你的品质，你的经验与素养，为我们高效率地进行讨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34.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新任的负责政治与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谢夫钦科先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愿意在他履行其棘手职责的过程中给予热情的合作。

35. 在谈到我们当前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我想对各位同事表示感激,感激你们对我三月份在纽约和巴拿马主持安理会辩论的方式所表达的亲切祝贺。承蒙安理会各位代表对我们国家和政府安排巴拿马会议的方式给予赞扬,还承蒙他们提到我国人民在那次会议期间表现的好客精神和彬彬有礼的态度,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愿意代表巴拿马政府和人民向安理会各位代表再说一遍:应该是我们向你们,向秘书长,向所有在这里和在巴拿马为那一系列在总部以外举行的会议取得成功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表示感激。

36. 我不打算对那一系列会议的结果作政治分析,因为我们已在其他场合作过这种分析了;然而请允许我十分直率地说,我们深信,我们所有参加那次巴拿马会议的人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威信提高了,人类现在更加信任联合国了。

37. 自上周以来,我们一直在开会审议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黎巴嫩提出的对以色列侵略的控诉[S/10913]。

38. 在辩论的过程中已经证实: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清晨,一批大约由六十名突击队员组成的以色列人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内一些预定的地点进行了袭击,造成了大约五十人死亡,其中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三位著名领导人。以色列人自己承认,他们方面的损失是两名士兵被杀,另外两名受伤。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紧接着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一批阿拉伯人对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的住宅和对一架停在尼科西亚机场上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进行袭击之后发生的,在那次袭击中有三名阿拉伯袭击者受伤。

39. 显而易见,以色列已经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并想把它最近对黎巴嫩的袭击说成是由于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而实行的一次新的报复行动。

40. 巴拿马政府对上月份一再发生这类暴力行

动感到十分关切,我们今天也象昨天一样,强烈谴责这些暴力行动。

41. 在研究原因与结果的过程中如果不去探讨问题的实质,就很难断定谁是爱国者,谁是恐怖主义分子。一般说来,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使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灾祸,在我们看来,这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研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则是黎巴嫩的具体控诉。

42. 出于我们渴求公正的愿望,我们对于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非常明确的准则——诸如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对黎巴嫩进行袭击,一直感到关切。由于我国不能宽恕这种行为,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黎巴嫩,坚决认为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应当受到尊重。

43. 以色列争辩说,它之所以继续这样做,是因为黎巴嫩政府对建立在本国领土上的恐怖主义组织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取缔它们的活动。在我们看来,这种论点并不能成为它采取那种行动的充分理由。此外,巴拿马还认为,据称是为了自卫而采取的极端行动造成了许多人无辜丧生,这是可悲的。

44. 联合国宪章在第五十一条中承认,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它有权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然而,我们一直在审议的这些行动很明显是惩罚性行动,这是同宪章的规定和原则背道而驰的。

45. 尽管安理会在许多场合都呼吁在世界那个地区保持和平,我们还是再次面对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发生的那些令人遗憾的事件。

46. 巴拿马代表团希望看到严格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表示担心:如果我们今天所谴责的暴力行动继续下去,那个地区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冲突,再次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47.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支持重申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旨在给那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决议草案。

48. 德居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请

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毫无疑问，在你的富有经验的领导之下，我们的讨论一定会在平静的气氛中富有成效地进行下去。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巴拿马大使，表示祝贺。在他担任主席的任期内我们安理会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那次会议是在他的国家的首都举行的，而他则能干地和权威性地主持了那次会议。我还要向我们的新任副秘书长谢夫钦科先生表示欢迎，我们许多人对他都是很熟悉的。我相信，他将象他的前任库塔科夫先生一样给我们安理会提供最充分的、富有成效的帮助。同时我要说，对库塔科夫先生的离职，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49.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即审议黎巴嫩在以色列突击队四月十日早晨对贝鲁特进行袭击之后所提出的控诉。

50. 我的前任和我本人近几年来遇到这种情况时曾在安理会一再说过，法国特别重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因为黎巴嫩是一个积极致力于和平的小国，又是一个我们一向与之保持着特殊友好关系的国家。法国政府一获悉四月十日袭击的消息，就急忙对处于这一新的困难时刻的黎巴嫩政府表示完全同情。我不打算回顾那次袭击的情况。黎巴嫩代表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有关情况。这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不能容许的侵犯，是对一个正在作出值得称赞的努力以便在一个长期来一直是发生严重冲突的地区保持最低限度稳定与均势的国家的侵犯。以色列企图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它宣称为了保证它自身的安全和它的国民的安全，它必须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作斗争，而这种恐怖主义的最新表现就是三月一日发生的喀土穆事件和新近发生的塞浦路斯事件。我们对一切暴力行动都同样深表遗憾和谴责，尤其是扣押人质，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我现在不由得想起了喀土穆事件，那次事件的残忍性、盲目性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情况，都是违背人类良心的。我认为，巴勒斯坦事业并不能从这种对最基本人权的侵犯中获得任何好处。

51.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它是那些即使来源于公开宣布的政治运动但多少是难于控制的分子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色列的反恐怖主义，它是由一个

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一个有义务尊重国际法准则和本组织章程的联合国会员国所组织和控制的。不管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武力永远解决不了中东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武力能够成功地将反映真正民族愿望的抵抗运动镇压下去。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袭击贝鲁特一事的众所周知的反应令人信服地表明：对巴勒斯坦人产生的同情将增加他们的组织对各国政府的影响，而期望黎巴嫩本身能够以其有限的资源去限制它由于一九六七年事件而接受入境的大约三十万难民的合法愿望，那简直是一种不可能办到的要求。

52. 继许多其他事件之后发生的贝鲁特事件，使得以色列与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这种袭击是毫无道理的，只能使所有那些对于在那个地区实现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公正持久和平尚未丧失信心的人所作的努力受到挫折。

53. 在以色列看来，保持建立在军事霸权基础上的现状，比起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范围内进行谈判那条困难而靠不住的途径来说，归根结底是一种更加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同意这种看法吗？我想是不能同意的。

54. 四月十三日，法国政府发言人在向黎巴嫩表示同情时说，如果在谋求一项符合联合国决议的而且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解决办法方面毫无进展，中东的冲突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暴力行动只会加剧。这项声明与法国政府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作出的关于对参加一九六七年冲突因而被说成是“战场国”的国家实行全面武器禁运的决定是一致的。我们的确感到，向任何当事国供应武器，只能拖延中东和平的恢复。

55. 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巩固事实上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希望实现基于法律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真正和平。我们知道，那个地区的各国人民如此渴望的那种真正和平，首先要求冲突的当事各方具有谈判的坚定决心。它还要求每一方都认真仔细地考虑对手的意见，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存在，要求以色列方面承认它不能无限期地把不属于它的领土据为己有。

5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中所包含的各项原则最终必须实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无论已经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将来肯定会出现什么困难,秘书长和雅林先生应当继续为此目的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举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会议可能是有益的;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乐于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暂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回答黎巴嫩的合理要求,并象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谴责以色列的进攻,因为黎巴嫩正是这次进攻的受害者。但是,大家应当记住我刚才提出的更为一般的考虑:我们最终将要对这一案件表明自己的立场。

57. 我非常希望目前正在为起草一份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能接受的决议草案所作的努力很快会取得结果。果能如此,我们的意见一致将证明:在这个那么长时期来一直列在议程上的中东问题方面,联合国继续在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用。

58.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希望发言,我现在以**秘鲁**代表的身分宣读一份发言。

59. 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审议黎巴嫩再次对以色列提出的控诉,这次是关于以色列派远征军到贝鲁特去消灭那里的巴勒斯坦运动领导人的问题。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次入侵造成了甚至超过它的发动者的政治目标的人员伤亡。收到的大部分消息表明,这次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预先策划的。

60. 而且,以色列代表也没有试图为这次行动进行辩解;相反,他却告诉我们说,它不需要辩解。这是一次报复性的惩罚行动,是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轻率的古老摩西法律相一致的;以色列谋求以此来消灭和根除那些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所谓鼓动和指示下在世界各地对以色列人及以色列财产进行蓄意袭击的发动者和唆使者。这种袭击当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61.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一下秘鲁外交部长德拉弗洛尔·巴列将军几个月前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所讲的话。<sup>①</sup>这位部长明确地说,秘鲁既反对个人或非政府组织的代理人所进行的暴力活

动,也反对国际社会的成员国进行的或代表它们进行的暴力活动。我们谴责袭击无辜受害者的行径,同时也谴责任意的单方面的报复行为,因为二者都影响法律秩序。

62. 为了消除暴力行动,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在一种正常的平静气氛之中达成一项国际协议。这项协议的基本目的不是提出一些治标的办法,而是找到补救的办法;这些补救办法将考虑到产生这种罪恶的原因,就这个具体事例来说,其原因除了别的之外,就是一个民族的受到了挫折的强烈愿望。

63. 要把贝鲁特事件与整个中东局势的背景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这种背景引起了那些事件。实际上,那些事件的更深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东地中海沿岸这样一个紧张地区生活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我们怎能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呢?他们仍然离乡背井,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这种状况只能导致暴力行动。安全理事会非常公正地看出了这个复杂问题的不可分性,于是它在第242(1967)号决议中对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悲剧,采取了一种综合的处理方式,并为在该地区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提出了至今仍然是唯一可能的纲领。因此,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关于从整体上来审议中东局势的意见,这个意见最初是由南斯拉夫提出来的〔第一七〇六次会议〕,后来埃及外交部长又提了出来〔第一七〇七次会议〕。我在此以秘鲁代表的身分对埃及外交部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相信,只要时机成熟,这个意见是可以办到的。

64. 但是,让我们来集中讨论这次悲剧事件吧,因为这是我们这次辩论的特定主题。既然不能将这次事件与它的背景分割开来,我们就必须认为,以色列派遣远征军到贝鲁特一事,没有任何能使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说的那种自卫行动的因素。以色列政府本身也没有试图掩饰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而且,就象那还不够似的,以色列军方的高级官员在进攻贝鲁特之后还气势汹汹地宣称,随后还将派遣其他远征军。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指导文明国际社会内各国行动的准则来紧急审议这个问题以及以色列坚持奉行这种政策的态度。正如我已经说过

<sup>①</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二〇五四次会议,第194段。

的，我们谴责孤立的暴力行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谴责一个国家公然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为。黎巴嫩没有使用武力反对以色列，它也没有威胁说要使用武力，因此以色列政府除了蓄意使用武力这一条之外，无法为它的行动找到任何其他理由。难道仅凭物质力量它就有权随意实行制裁而置联合国宪章具有约束力的宗旨、原则和规定于不顾吗？而那个国家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产物而且还是宪章的缔约国。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政府采取类似行动的结果已经使巴勒斯坦运动激化并使它不顾一切地诉诸更加极端的方式，那么，这次公然的非法行动结果也只能适得其反。

65. 自从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以来，将近六年过去了，与此同时安理会这里和大会还通过了许多其他决议，可是至今连一项真正解决办法的影子也没有。维持现状并不是解决办法，连部分解决办法都算不上，因为这种现状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和平的。在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式的停火，而这正是安理会必须马上作出的决定。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敦促以色列这个联合国会员国不得采取安理会当前正在审议的那类行动。这种克制将是摆脱暴力螺旋形升级的一个积极步骤，将为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采取的更为长远的措施铺平道路。

66. 现在我重新以**主席**的身分讲话。请埃及代表发言。

67. **扎耶特先生(埃及)**：主席先生，听了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所有代表发言之后，我请求发言，向你和全体安理会代表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那些如此客气、如此友好地提到我出席——实际上是允许我出席——这次安理会的代表。我之所以很感激，还因为现在我听到了五大洲的声音，我相信，三千五百万埃及人和另外好几千万阿拉伯人以及第三世界的居民也听到这些声音；当他们知道至少在道义上没有任何人打算宽恕促使我们到安理会来的那种行动时，他们一定欢欣鼓舞。

68. 我到安理会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要表明我们对最近这次罕见的、没有先例的袭击黎巴嫩的事件多么关切和不安。第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仅仅

是一个征兆，安理会势必要处理侵略与占领、扩张与殖民这个主要问题。我们想安理会应该作好准备，安理会的各个理事国该已看到所有资料、报告和证据了，因此我们打算在下次会议上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安理会有耐心的话，在我们结束这个项目的讨论之后，我将请求允许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我希望明天就提出来。

69. 为了回答我的许多同事、特别是科林·克劳爵士的好意，我只想讲几句话，并恭请他们予以注意。我们到这里来是讨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对八天以前发生的一次具体行动提出的控诉。在这次行动中，一个政府的别动队、它的军队和它的炮艇在凌晨一点钟时一齐发动袭击，进行习惯法犯罪、谋杀和敲门——这是我听到的说法——然后用开枪射杀来迎接那些打开自己房门的人，射杀他们的妻子，射杀他们的邻居。那就是一位可怜的六十四岁的意大利老太太莫雷利夫人遇到的情况，因为她很不幸成了四月十日袭击贝鲁特的人的一个容易找到的目标。这就是控诉。这就是一个政府所策划的一次行动。这个政府也宣称它确实干了这些事，而且为此目的还伪造了科林·克劳爵士自己国家的护照，他伪造了比利时的护照；比利时现在正对这种伪造提出抗议。

70. 难道我们现在还能说必须把这次行动与其他的个人暴力行动同等看待吗？这些被派往贝鲁特的犯罪分子是谁，人们是清楚的。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件这样的谋杀案，凶手是谁，已经知道了，派遣他们的是谁，名字也知道了，可是根本没有任何人甚至打算去审问他们。恰恰相反，他们被宣布为英雄，他们的行动将被写成光辉的篇章。我不妨引用一句梅厄夫人的话：“人们将为我们的孩子们所采取的这次行动写下光辉的篇章。”有一个吉尔伯特·林伯特先生或者叫做安德鲁·威奇洛的人，四十七岁，持有英国护照；另一个叫做乔治·埃尔德，三十一岁，持有英国护照；还有一个叫做安德鲁·梅西，也持有英国护照。即使这些都是假名，但必定是确有其人的，而且是谁派遣他们的，也知道了。谁打算去惩罚他们呢？谁打算要求将他们绞死呢？假如发生其他类似的事件——虽然我并不承认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那么，从一些国家的首都，例如华盛顿，就会发出呼声，

要求一定要把这些人绞死。现在谁打算要求将这些人绞死呢？谁去绞死他们呢？什么是行动的准则呢？作为一个外交部长，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行动的准则。

71. 随着暴力问题的提出，难道能有一个国际机构不感到迷惑并被引入类比的迷宫吗？既然是这样——我要感激印度代表，因为他也正确地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便遇到了种种申辩，我们听取了这些申辩，我们也理解这申辩的意思。我们并不象看上去那么愚蠢。这些申辩的意思是：恐怖主义的首都是贝鲁特；恐怖主义的首都是大马士革；恐怖主义的首都是开罗；恐怖主义的首都是的黎波里！因此，适用于贝鲁特的当然也适用于开罗！此外，我想起我曾看到一位聪明的领导人在以色列的《晚报》上写道，他们已经摆脱了那项规定不杀害人的所谓君子协定。从现在起，以色列已作出决定，也可以杀害人。这就是我们的理解。

72. 由于我们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倒想请问科林·克劳爵士，一个先进大国的道德是什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在埃及建立另一个“神谴”组织或者无论叫什么名称的组织呢？难道这些就是行动准则吗？政治无道德可言。如果这些就是行动准则，那就请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不是，那就请告诉我们还有某种国际秩序存在。因此，既然你们试图把个人行为的问题同作为外交政策而采取的国家行动的问题混为一谈，我倒想知道，尊敬的安理会代表们，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以及你们的外交政策又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在喀土穆的行动同其他类似的事情作一类比的话，那是不乏其例的。我们可以想象出在贝鲁特杀死卡纳法尼的那些人属于什么组织。当他打开他的车门的时候，他就被炸死了。我们倒想知道在巴黎用那种新式电子装置杀死哈姆沙里的那个人是谁。一个人去接电话便立即被炸死了。许多专家告诉我，世界上还很少有人能够制造用来杀死哈姆沙里的那种装置。这种人是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的。这是一些人从前干的传统行业。一些国家的政府总是推卸责任，声明它们与此事毫不相干；在抓住真凭实据之前你就无法真正地对它们提出谴责，而这种证据一向是很难发现的。如果你们要进行类比，那就把喀土穆发生的事件与哈

姆沙里在巴黎遇害的情况比较一下吧。还有其他的事例。我不想去探究它们了，因为我不想离开正在讨论的主题，即对贝鲁特的袭击。

73. 如果今后我们还要讨论这个暴力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让被指责的那些人到这里来。突尼斯代表昨天〔第一七〇八次会议〕建议让巴勒斯坦人到这里来。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呢？毕竟是联合国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部分的，因此它认为巴勒斯坦人有一个国家。你们可以邀请一个非联合国会员国里的人到这里来嘛。他们会到这里来的。他们会有礼貌的。他们不会用烟斗敲打桌子。他们将向安理会说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只要安理会愿意，这是一件可以单独讨论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在安理会所讨论的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政府所策划、实行和赞扬的特定袭击。我们想知道，我们全都想知道：行动准则是什么？

74. 此外，我想请求容许我明天占用几分钟时间，好让安理会能审议下面这个问题。我想，现在到时候了，应该告诉你们：不仅仅是停火以来三十三个月过去了，这对某些国家来说，也许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但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因为这是三十三个月受保护的被永久化的占领。我们要告诉你们，不仅存在三十三个月的占领与停火，而且存在着六年的占领；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人们一定不会容忍的。

75. **主席：**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7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在四月十六日会议〔第一七〇七次会议〕上说过，埃及外交部长飞越重洋和大陆，是为了告诉全世界：埃及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埃及支持阿拉伯杀人匪帮的野蛮暴行。今天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话，其中提到了那些刺客、谋杀者，那些组织过慕尼黑谋杀和利达的大屠杀和在喀土穆残杀外交官员的人的具体名字，他们都被作为英雄来加以辩护。

77. 埃及外交部长还走得更远，他再次要求安理会赞成让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正在进行的这种野蛮暴行运动继续下去。

78. 我认为安理会没有义务协助埃及或任何其他其

他阿拉伯国家政府执行支持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政策或采取它们那应受谴责的态度。埃及外交部长对我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他的首都开罗以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在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对无辜平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开展的野蛮暴行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些事实表示关切。他表示那样的关切是对的。包庇和帮助从事这种犯罪活动的谋杀集团是同国际法背道而驰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领土也是危险的。正如我昨天指出的，其所以危险，是因为开罗、贝鲁特或大马士革存在着那些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导致毁了房子压死住户的结果。

79. 任何人如果想要和平，想要该地区的安宁，那他就应当根据和平与安宁的利益行事。他就应当撤除以至最终彻底消灭仍然存在于黎巴嫩和叙利亚领土上的恐怖主义基地，撤除以至最终彻底消灭仍然留在埃及的政治中心和训练营。

80. 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总部这里的这个会议上流露了不高兴的心情。他显然是对纽约的气氛感到不快：这种气氛似乎太开明以致不合他的口味；这种气氛对阿拉伯的野蛮风尚谴责太多了；这种气氛太能使人理解以色列为保护其人民、使之免受接连不断的行凶攻击而进行的斗争了。我愿向印度代表保证：我们的论据十分明确有力，可以拿到开罗去公诸于众。我倒想知道埃及外交部长是否愿意邀请我们同安理会代表到那里去。

81. 我注意地听了印度代表关于历史、关于联合国及其活动的见解。我只想对他关于以色列诞生的奇谈怪论发表一点意见。按照他和其他一些发言人的说法，是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使以色列诞生了。得啦！得啦！我确信，印度代表通晓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不至于会相信那种古怪见解的。以色列的独立和主权，并不比最近几十年来由于陪随有本组织的辩论和决议的事态发展而赢得独立的其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由和主权更仰赖于一纸联合国决议。以色列重新获得的自由产生于多少世纪以来的斗争、渴望、对迫害的反抗、坚忍不拔和对犹太民族同一性的维护，产生于多少世纪以来在分散的国度里所进行的争取平等和人权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以及在当时仍然处于外国

统治下的犹太人祖国所进行的斗争。印度代表曾提到以色列在四月十日对贝鲁特地区的恐怖主义基地所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这番话更能说明不幸为相当多的发言人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了。

82. 且听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波恩发表的演说中讲的一句话吧：“印度的安全比别人的恼怒更为重要。”我要用印度总理的话来回答她在安理会的代表：以色列的安全也比别人的恼怒更为重要。

83.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评论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但我已经注意地听取了他们的发言，而且是怀着十分尊重的心情去听的。我愿借此机会告诉他们以及非洲的其他朋友们：要留神阿拉伯的宣传；它是想要非洲忘记阿拉伯世界在向你们整个大陆散布奴役灾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想要非洲忘记阿拉伯对这个大陆北部的征服和对土著居民的镇压。今天，阿拉伯的宣传又在试图把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民的暴行描绘成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而这却是一种反对自由、反对犹太民族享有自由和独立权利的斗争。

84. 的确，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犹太民族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以及以色列以独立的姿态出现，鼓舞并加强了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世界犹太复国运动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七十多年前就在他论述以色列新生的书中写道：

“还有一个种族不幸问题尚未解决。只有犹太人才了解这一问题的可怕程度。我指的是非洲问题。既然我活着看到了犹太人的复兴，我愿为黑人的复兴铺平道路。”

85. 以色列的复兴，犹太民族的复兴，鼓舞了别的民族解放运动。泛非运动的鼓舞者威廉·杜波依斯曾就此问题说过这样的话：“非洲运动之于我们，在本质上犹如犹太复国运动之于犹太人。”在座诸位都熟知的泛非主义理论家乔治·帕德莫尔在他的《泛非主义或共产主义》一书中说：

“在犹太复国主义和泛非运动之间存在着不言自明的可以类比之处。在将它们的目标集中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征途中，二者一开始都是谋求恢复犹太人和黑人的个人自由的尊严。”

86. 在昨天的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提到按照宪章和联合国决议,阿拉伯国家负有防止在其边境上或来自其境内的恐怖主义行动的义务。今天,我还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各种国际机构就阿拉伯恐怖主义问题所通过的许多决议和声明。

87.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欧洲理事会咨询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特别声明:

“大会,

“1. 谴责在欧洲和全世界加剧恐怖主义活动,其中慕尼黑惨案是一个特别骇人听闻的例子;

“2. 注意到这种同指导国际关系的传统惯例根本不相容的行动以崭新的方式提出了各国政府负有制止这种行动的责任问题;

.....

“6. 对下述事实深表遗憾:某些国家政府和组织在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纵容或直接、间接地助长了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或者给这些事件的制造者或煽动者提供了庇护;

“7. 建议部长委员会:

.....

“(c) 敦请各会员国政府运用其一切政治和经济影响劝说有关国家不要再奉行容许恐怖分子在它们的领土上策划行动、居留或获得避难权的政策。”<sup>②</sup>

88.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在罗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议会会议呼吁各国议会对它们的政府施加影响,在其管辖权范围内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阻拦和防止劫持、恐怖主义和绑架,包括采取如下措施:处置犯下这种罪行的人;特别是履行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下述义务:不得组织、煽动、援助或参与内部冲突、恐怖主义行动或报复行为来反对另一国的人民或无辜的个人,不得默许在其境内组织导致犯下这种罪行的活动。

<sup>②</sup> 见“欧洲理事会,咨询议会,第二十四届常会”(第二期),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工作文件》,第四卷,文件3201。

89.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发表如下声明: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在今天致联合国的电报中通知说,对飞机劫持者不予法办或对信件炸弹威胁不予处理的政府将面对国际工会的行动。正在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及邮政、电报和电话国际进行协商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奥托·柯尔斯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电文如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对劫持和信件炸弹暴行的情况感到震惊,特敦促你坚持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立即批准并贯彻执行反对空中强盗行为的国际协定,并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制止信件炸弹的邮寄。这些不能容忍的卑劣行径危及无辜的生命,首先威胁着飞机机务人员和邮政工人。联合国应坚持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公众和工人。国际自由工会运动正在计划采取行动对付那些宽恕这种行径或不法办罪犯的政府’。”

90.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欧洲理事会咨询议会政治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声明,特别指出:

“欧洲理事会咨询议会政治事务委员会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巴黎举行会议,失望地注意到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两天前通过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决议。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倡议的结果,仅仅通过一份没有规定各国政府采取一致的、具体而有效的措施的文本,它对此深表遗憾。”

91. 这个声明是对联合国处理阿拉伯恐怖主义问题的方式感到关切的许许多多表现之一。早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几百名基督教领袖,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包括主教及其他高级牧师、编辑、学者和教育家,发表了一项题为“基督教徒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反应”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痛心注意到,联合国令人遗憾地很快就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行动进行指责,而对已经造成了许多无辜受害者的阿拉伯暴力行动却保持引人注目的沉默。关于阿拉伯各国应对庇护、豢养和资助恐怖主义集团的行动负责问题,几乎没说

什么话。这使人想起尊敬的马丁·尼默勒博士对基督教徒在纳粹疯狂兴起时犯的罪过所作的令人感到切肤之痛的评判：‘在德国，他们首先找到共产党员头上，我没有讲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找到犹太人头上，我也没有讲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找到工会会员头上。接着他们又追捕我——而这时已经没有人剩下来讲话了’。”

92. 全世界都期望安理会在阿拉伯恐怖主义问题上象其他国际机构那样明确而坚定地讲话。世界报刊无疑反映了开明的公众舆论对阿拉伯暴行的看法以及对以色列自卫反击这些暴行、例如以色列国防军在四月十日对贝鲁特地区的恐怖主义基地所采取的行动的看法。

93. 尼泊尔最大的一家日报《廓尔喀新闻报》——这是一个中立国家的一家中立报纸——在四月十二日的社论中说道：

“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谋杀无辜的运动员以及在此前后巴勒斯坦人在包括伦敦、曼谷和喀土穆在内的世界若干国家首都发动的袭击，引起了以色列的足够警惕，而且减少了全世界对阿拉伯恐怖分子的同情。黎巴嫩最近发生的事件也许能唤起阿拉伯人去检讨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动计划。”

94. 哥本哈根的日报《政治报》在四月十二日的社论中写道：

“以色列人在贝鲁特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是怎样被迫同设立在阿拉伯国家的司令部中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作战的。在西欧国家中，警方对被抓到的恐怖分子十有八九都采取放逐的办法。所以，人们也必须容许以色列人享有保卫他们的民族利益的权利。以色列除了同阿拉伯基地上的恐怖分子作战外，别无他途可循。这是战争。”

95. 伦敦《每日电讯报》四月十一日评论说：

“以色列人对所谓他们侵犯黎巴嫩主权的指控的回答是：由于黎巴嫩在其境内为恐怖分子设立基地和指挥所提供了充分自由，主权就不能受

到尊重。恐怖分子就是从这些基地上通过这些指挥所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和发动袭击的。这是一个刺耳的说法，但以色列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在阿拉法特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各个恐怖主义集团决不是主权的尊重者。全部事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恐怖分子根本代表不了全体阿拉伯人民。”

96. 堪培拉的《先驱报》四月十一日写道：

“阿拉伯游击队在塞浦路斯对以色列人进行的拙劣攻击引来了第一流的以色列突击队的袭击；这次袭击考虑周密，行动巧妙，就象把敌对的贝鲁特当作训练场来使用一样。贝鲁特大叫大嚷要进行报复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旦达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地步，以色列人是可以很好维护自己利益的。靠夸耀暴力行动过活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命运也是事先估计得到的。而只要现实的政治解决遭到拒绝，只要阿拉伯国家政府宽恕在难民营中扇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运动，这种状况就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97. 《墨尔本时代报》四月十六日写道：

“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进行的这种游击战是不会有尽头的，除非这些阿拉伯国家采取约旦侯赛因国王的强硬策略，转而反对它们那些讨厌的客人。每次事件之后，令人厌烦的争论又得在联合国中重新开始。”

98.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新闻》四月十一日写道：

“不管原因如何，只有极少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听从他们那些军事上一事无成、政治上为文明世界所唾弃的领袖。因此，以色列的回答不是任性胡为的恐怖，而是对处于领导地位的智囊人物的有选择的打击，是一次目标明确、采取进攻方式保护其切身利益的行动。”

99. 巴黎的《费加罗报》四月十一日在关于以色列头一天的行动的社论中写道：

“这表明：恐怖是一把双刃剑；当它的受害者决定使用它时，这把剑就会更加有力。”

100. 下面是引自有声望的巴拿马城日报《晨报》四月十一日社论中的一段话：

“当束手无策的妇女、无辜的儿童、护士和平民在田野、医院、学校、剧院和超级商场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用机枪扫倒时，大国的领导人却保持着不负责任的漠不关心态度。当没有长眼的暴力行动浪潮危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只是在这时，世界舆论才忿然而起；只是在这时，人们才用最猛烈的措词发言反对那些瞬息之前还在那些国家中被称为‘游击队员’和‘自由战士’的暗杀者、罪犯和恐怖分子。从来没有一颗以色列子弹对准过妇女、儿童或民政官员，攻击过敌对国家的外交官。犹太人突击队的打击对象是那些毫无疑义地被证明是罪大恶极、进行过最令人发指的袭击、以最野蛮的手段对付无辜人民的人。这是防御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这是以色列的自卫权利和罪恶的巴勒斯坦匪徒的盲目狂热之间的重大区别所在。”

101. 《华盛顿邮报》在四月十二日的社论中写道：

“阿拉伯人星期一在塞浦路斯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最糟糕的了。他们想要加害的牺牲者是外交官和平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几乎是最漂亮的了。他们想要和实际上已经加害的牺牲者——虽然并非全部牺牲者——是巴勒斯坦官员，包括那些同‘黑九月’有联系的人。这就是因在喀土穆谋杀美国外交官和在慕尼黑与利达机场进行大屠杀而自鸣得意的集团。没有谁还会一本正经地假装说：‘黑九月’并非据认为是稳健的其他巴勒斯坦集团的暗藏别动队。”

102. 《纽约时报》四月十一日写道：

“游击队最近的惨败，就象一九六七年六月在西奈和戈兰高地遭到的灾难一样，至少应当促使一些阿拉伯人，当然包括其总理刚刚辞职的倒霉的黎巴嫩人，对接连使他们丢脸的狂热的恐怖主义领导表示怀疑。”

103. 有些代表提到了国际法概念。我在前几次发言中已经强调指出，国际法原则必须对一切国家都一视同仁；阿拉伯国家政府也象别国政府一样，负有义务防止恐怖主义组织在其国土上、在其首都、城市

和乡村进行犯罪活动。正如别的国家一样，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抵抗武装攻击，特别是有鉴于这种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的野蛮性质，有鉴于联合国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来制止这些攻击。

104. 一位有名望的国际法权威A.L.古德哈特教授就这个问题写了下面的见解：

“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有权支持游击队，同时又拒绝为游击队承担一切责任，这是令人惊讶的。以色列有权采取必要的反措施来进行自卫。”

105. 在这一点上，L.奥本海和H.劳特帕赫特是这样来阐述国际法的：

“例如，当一个国家获悉在邻国境内正在组织一批武装人员准备袭击其领土，而这种危险能够通过向邻国当局呼吁得到消除时，就不发生危急的情况。但是，如果这种呼吁无效或不可能，或者存在着定时危险，那么，危急的情况就发生了；受到威胁的国家侵入邻国，解除企图袭击者的武装，是理所当然的。”<sup>③</sup>

106. 众所周知，在国际法方面，没有比奥本海和劳特帕赫特的著作更大的权威了。所有在安理会中派有代表的国家，我想也包括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在内，都把这些著作当作基本的资料来源。一方面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我今天引述的一些国际机构通过的决议和宣言以及证明以色列立场正确的舆论，另一方面则是今天、昨天和前几次会议上某些代表所作的发言，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啊！

107. 于是，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安理会的审议能够离开法律和舆论吗？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庄严载于宪章中的自卫原则能够根据碰巧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一些政府代表的政治愿望而任意解释吗？为利达大屠杀、慕尼黑谋杀和喀土穆残杀所激怒的舆论能被简单地置之不理或撇开一旁吗？只有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具体、毫不含糊的谴责，只有要求阿拉伯国家政府取缔这些组织，才是对矛头指向无辜平民的阿拉伯野蛮谋杀运动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作出的恰当反应。

<sup>③</sup>L.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H.劳特帕赫特修订（伦敦，朗曼斯、格林有限公司，一九五五年），第一卷，第五编，第298页。

108.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0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没有象特科阿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所准备的那种预先编造好的答复。然而，我感到不得不驳斥特科阿先生刚才提出的不合乎逻辑或不符历史事实的某些论点。

110. 特科阿先生谈到民族解放运动，并追溯到巴勒斯坦存在两个小国即犹太国和以色列国的时期。但他忘记提到，原来的犹太人即希伯来人发源于迦勒底王国的乌尔，也就是今天的西伊拉克。在犹太人、即我们所说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以前，这个地区已为迦南人所聚居。然而，仅仅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个历史时期巴勒斯坦境内曾经存在过我们所说的两个犹太人国家——那已是两三千年的事了——并不能给开始于东欧和中欧的政治性犹太复国运动的鼓吹者以权利去借口两千年前那里有过犹太人而要求占有巴勒斯坦。

111. 特科阿先生还谈到人权，说什么犹太人不但在遵守人权方面，而且在传播和促进人权方面总是站在最前列。在东道国这里有六百万犹太人；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到这个国家以前，这里聚居着被称为红种印地安人的居民。为什么你特科阿先生不动员这个国家的六百万犹太人从美国夺出这块土地，把它归还给红种印地安人呢？——听说他们现在都居住在翁第德尼、衣阿华或某些遥远的地方。既然你的一个虚伪的前提是三千年前希伯来人曾经一度取代迦南人在以色列国和犹太国的名义下在巴勒斯坦生存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与此类似的前提下来做这件事呢？红种印地安人从远古以来就居住在这里。既然你为犹太人讲话时是一个这样的人权促进者，那为什么你不试图去恢复红种印地安人对美洲大陆的权利呢？得了，你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12. 使我确实感到惊奇的第二个论点是联合国同以色列的建立毫无关系。我解释一下他这话的意思。特科阿先生是说在以色列诞生以前这个斗争就已经持续了许多许多年，从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出之日起就存在了。前几天我提到过古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散居外地或者说流落到巴比伦的情况。

113. 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个问题，但我一定要提醒特科阿先生回顾一下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出后散居外地或流散的情况。在犹太教圣殿被摧毁之后是谁离开了巴勒斯坦呢？是犹太人当中有钱有势的。毫无疑问，许多人是由于害怕而离开了，但居民的大多数仍然留在那里。如同我一再提到过的，后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信奉了基督教，随后又有一些人信奉了伊斯兰教。你们须知，阿拉伯主义并不是种族性的。因为不存在犹太血统这种事，所以也不存在阿拉伯血统这种事。有阿拉伯民族，也有犹太民族，都是由多数民族组成的。特科阿先生，我想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知道得很清楚，许多北非的阿拉伯人从人种学上说一度是柏柏尔人。他们信奉了阿拉伯主义，因而成了阿拉伯人。有一个非洲国家，也就是苏丹，是由黑人组成的；但他们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接受了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生活方式。

114. 你不能说这里的美国人是一个种族。但是，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各种各样血缘的居民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你却告诉我们犹太人是由于宗教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这对于那些不赞同你们的政治运动的犹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115.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特科阿先生说，那是一场进行了两千年的解放战争，又说联合国与它毫不相干。但我倒要告诉你以色列诞生的经过。它是首先从贝尔福宣言搞起来的。第二，这个运动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而得到加强。第三，全西欧、实际上是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大量的新闻工具、宣传和思想灌输对犹太人、对不愿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动员。第四，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武力和征服。这就是对建立以色列起作用的四个因素。但是，是谁盖章批准建立以色列的呢？是联合国。一九四七年你在什么地方呢？我是在那里的。我看到了与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种种阴谋诡计。而你现在却说联合国同你们国家的建立毫不相干。而且你还试图引述我们这里的非洲兄弟和同事的话来加以印证。

116. 你把已故西奥多·赫茨尔作为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缔造者提了出来。但是你忘记了那些早

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度要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祖国。他们想在随便什么地方建立犹太人的祖国，但后来他们需要一个动力。为了给他们的运动找到这个动力，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去——因为“我们三千年前是在那里的”。好吧，在你们之前还有人呢，那就是迦南人，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和表兄弟。不过，特科阿先生，他们可不是你的兄弟；我总认为你是一个欧洲人。你是因宗教关系才成为犹太人的。我已说过，英国人是在公元六世纪由圣·奥古斯丁使他们改信基督教的。基督教是闪米特人的宗教，就象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样，但这并没有使得我们的朋友科林·克劳爵士成为一个闪米特人，你也不是个闪米特人，除非你要强迫人们说他们是闪米特人。那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那是为了要到三大洲的十字路口——不是你个人，而是你背后那些人——去剥削亚洲、欧洲和非洲。你们聪明而有技能，那是一点不错的。要是你们悄悄地来而不事先打起旗号，你们本来是会成功的。这些就是事实，你应当知道这些事实。我是从那个地区来的。你则来自一个不同的地区，而你就根据一些道听途说来作判断，并大量引述某个天主教或新教牧师说过的反对纳粹主义的话。不错，我们许多人都反对纳粹主义——不只是欧洲人而已。但这不是个证据。

117. 不单单是联合国为你们国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采取各种办法——要花招、施压力、哄骗、劝说、贿赂等等。你可以说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公正的；你也可以说那是你们为了在世界那个地区站住脚而进行的一场战争。现在你要把遭到挫折的人们的所谓恐怖主义行动和你所断言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对试图推翻以色列而遭到挫折的巴勒斯坦人的纵容这二者等同起来。你难道忘记了你们在到那里后的整个历史中都诉诸恐怖主义吗？我们既不宽恕你们的恐怖主义，也不宽恕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因为正如大家都一致反复说到的，无辜的生命成了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不能对阵作战时，他们就要采取各种办法来试图收复自己的祖国。

118. 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你的全部论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的：无论哪里有巴勒斯坦

人，阿拉伯国家特务都应该钻到巴勒斯坦居民中去，跑到他们家中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看看他们是否在阴谋推翻以色列，或者是否对以色列抱敌对态度，于是你就要那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把政策建立在它们从特务那里得来的情报的基础上，去搞垮那些巴勒斯坦人。

119. 我曾经三番五次告诉你们，如果阿拉伯国家政府采取这种秘密办法去了解阿拉伯世界内外的每个巴勒斯坦人究竟在干什么，那就会发生叛乱和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新的一代是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没关系。让所有那些阿拉伯国家政府都被打倒吧！这样我们就可活下去。”我们告诉你，那不是个办法。因为到那时，那些支持你们的人一定会失败，他们可能翻过脸来，现在支持你们的某些人还可能把你们作为替罪羊呢。那就不是犹太人第一次做替罪羊。你曾经提到，在整个历史上，犹太人是怎样受到虐待的。我们告诉你，我们认为你们是人类，不愿你们受到伤害。我也告诉你，你们的事实上已被引入歧途的政策看来是盲目的；你们没有考虑到十八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我敢说还有许多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以及亚洲、非洲的既不是穆斯林又不是阿拉伯人的非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他们是怎样站在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自决权一边的。

120. 昨天我的黎巴嫩同事提到了一件我认为很公正的事情。他说，让三十万巴勒斯坦人也过上一个月逾越节吧！让他们去吧！他们将不是带着白手帕去，而是带着鲜花去，说：“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吧！”你们敢这样做吗？你说你们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为什么你们不接受他们呢？他们的财产，他们的银行存款，他们的果园，他们的住宅，要有一个保管人嘛！你也许会说，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的许多住宅已在战争中毁坏了，那些柑桔林和住宅现在已归别人所有了。好吧，我想巴勒斯坦是有足够的地方来接受那三十万人或者他们当中愿意离开的人的——我们不想强制任何不愿离开的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可是，既然你们歧视巴勒斯坦人，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你们怎么还能侈谈什么种族歧视和人权呢？正如我已

经说过的，如果你追溯历史，你会发现那些巴勒斯坦人中有许多就是原来的犹太人。

121. 还有一件事是在座的同事们应该加以考虑的。你们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移居到以色列去。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犹太人——有人说一千六百万，也有人说两千万。我希望你们增子添孙，也许人数多一点会使你们不再因是世界上的一个少数民族而遭到挫折。你们由于是世界上一个少数民族而感到难于应付。那你们为什么不增加人口呢？如果你们的人数增加了，你们那种排他性的变态心理也许就会逐渐消失。为什么你们不考虑到在你们凭借武力现在宣称是以色列国土的巴勒斯坦周围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恐惧呢？而你们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虽然你现在否认联合国同你们成为一个会员国有关。

122. 如果你们成功地——我相信不会成功——把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集中起来，你们就要扩张，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应感到害怕呢？有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你们就要扩张，并且说：“啊！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是从伊拉克那么远的北方来的，摩西曾经横越西奈，我们还一度在埃及呆过”。所以，埃及的某些地区也许会被一些犹太理论家所推崇，说：“咳，我们在那里呆了那么久，那里应该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接着你们可能会说：“在犹太人大流散前后，有些商人曾在沙特阿拉伯的哈耶巴尔定居，所以沙特阿拉伯应该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如果你们使用强权和实力，这种扩张事实上是会发生的。

123. 而那些支持你们的人不是在他们的发言中说他们正在供给你们最尖端的武器吗？我听说有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现在妒忌你们，因为你们从一个主要大国那里获得了比北约成员国所获得的还要尖端的武器。——我不用“超级大国”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在这里一直是引起争论的原因；我只说一个主要大国，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124. 你们硬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正在供给敢死队，突击队，恐怖分子——随你们怎样称呼他们——武器和金钱，鼓励他们分裂以色列。可是，为

什么你们不看看一个大国正在干的勾当——给你们最新式的飞机，给你们援助呢？你们宣传说，你们还在通过发行债券来谋取物质援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手段。难道我们应当保持沉默，不发一言，不对扩张主义感到恐惧，不应害怕有朝一日你们将成为不仅这个地区而且整个西亚的主人，在中东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把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变为那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的首都，使巴勒斯坦成为亚、非、欧大陆甚至扩大到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的银行票据交换所吗？

125. 那就是你们的阴谋。你们要各地的每个犹太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这个篡权的以色列国的公民。而你们还装作不知道为什么阿拉伯人民会感到害怕。那么，请记住，只要你们闭眼不看基本事实，在阿拉伯世界，在中东以至全世界，就不会有和平的。

126. 你们不可能永远在堡垒里生活。你们和你们的邻国可能达成的任何和解如果不是建立在使巴勒斯坦人民满意的基础上，这样的和解就象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它会摇摇欲坠以至垮台。这对我们大家，包括作为人的你们，都是可悲的事情。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吧。让主要大国不要施加压力，而是劝说你们相信我的话吧：除非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否则是不会有和平的。怎样给呢？在现阶段我们还不打算详谈。但这是能够办得到的。然而，你们害怕如果你们那样做，就会有許多巴勒斯坦人；接着你们也许害怕内部通婚，害怕你们会被同化。那又怎么样呢？让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同化好了。这些就是你，特科阿先生和你的政府应当记住的基本事实。

127. 上帝是我们的证人。我们不要任何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遭受苦难。你们也是人嘛。我们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和平。这种和平不是以武力和强权为条件的和平，而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这种正义应为那些大国、安理会理事国所承认，而和平与正义又应当是安理会的目标。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可能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混乱和冲突。

128. 主席：请埃及代表发言。

129.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

生，我在这样晚的时刻发言，行使我的答辩权，心里是很犹豫的；不过我相信，你们会了解为什么我不得不现在发言。

130. 以色列代表以他那惯常的冷嘲热讽和傲慢态度，建议安理会继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巴拿马开会之后，到开罗去开会。不用说你也知道，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实际上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们的审议。对许多国家来说，开罗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中心。开罗也一视同仁地欢迎一切解放运动，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不管以色列代表对此多么讨厌。

131. 以色列代表如此冒昧，竟然大谈什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秩序，大谈什么法律规章。他竟敢大谈什么联合国宪章，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既不尊重国际秩序，也不尊重宪章，也不尊重国际行为的准则。也许，他太健忘了。他一定知道，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无论他喜欢不喜欢，巴勒斯坦民族确实是存在的。那个民族要进行合法的战斗，而且将保证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不单单埃及代表这样宣布。在联合国中也可听到这样的呼声；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这里，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代表们都异口同声地宣布巴勒斯坦人享有合法而神圣的权利。以色列代表必须注意那些呼声，即使那些呼声使他感到刺耳。

132.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试图伪造事实的。他试图回避问题的实质，把安理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问题上去。这种伪造事实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在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护照磨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也恰恰就是这种伪造。今天我注意到比利时政府发表了一份公报。让我来读读这份公报的内容吧：

“比利时外交部秘书长宣布：比利时政府认为，这种伪造护照的做法是同比利时政府所遵从的国际准则不相容的。因此，它要求以色列政府作出保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这就是以色列代表试图向我们表明的他们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遵守情况。以色列代表对什么都津津乐道，可就是不谈问题的核心。他力图避而不谈在贝鲁特的罪行，那好，由我们来谈吧。如果他要谈恐怖主

义，我们就准备谈恐怖主义，尽管安理会并没有因恐怖主义曾被广泛讨论而受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他的国家是在恐怖主义史上有最光辉记录的国家之一。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发生的德尔亚辛大屠杀事件曾在这里被日复一日地提到。然而，在德尔亚辛大屠杀前后还有一些别的大屠杀和恐怖主义行动呢。

133. 首先，我来读一份大事记；我认为这份大事记很能显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外边搞恐怖主义的事例。

134.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莫因勋爵在开罗被暗杀。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在罗马的英国大使馆被炸毁。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国救护车在巴勒斯坦被地雷炸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些人质在特拉维夫当众受到鞭笞，英国士兵是受害者。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英国人再次被扣作平民人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巴勒斯坦外边使用了信件炸弹，受害者是英国人。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在特拉维夫屠杀被扣人质，受害者是英国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萨法德地区的乡村住宅及其居民被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海法市区遭到迫击炮袭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海法的公寓区及居民被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四八年二月到五月进行了蓄意的心理战，以诱使大批平民出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德尔亚辛大屠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对包括雅法在内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洗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在耶路撒冷发生暗杀联合国工作人员事件。那天伯纳多特伯爵被暗杀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大规模地从农村驱逐其本国公民。这个事件发生在加利利地区的伊克里特村，这个村子后来被以色列人完全毁灭了。从一九四八年起大规模地没收难民和外出人员的财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还用机枪扫射部落居民及其畜群，把他们大规模地驱逐出这个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受害者。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发生基比亚事件，蓄意炸毁了边境对面的学校。还对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境内的西方企业进行了轰炸，一九五四年在埃及发生了拉冯事件，在那次事件中美国和英国的领事馆和企业是受害

者。在以色列的卡西姆村实行宵禁期间大规模地处决其本国公民。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在耶路撒冷使用凝固汽油弹袭击医院。连庄稼也未能幸免。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在约旦河西岸的阿克拉巴用化学脱叶剂对庄稼进行惩罚性的破坏。

135. 这只是其中一些事例。我在本书中有详尽的报告,但我认为不必把它介绍给安理会各位代表。如果以色列代表要谈什么恐怖主义,他最好在向安理会发言以前对恐怖主义考虑几遍。我很抱歉作了这个发言,但我相信大家会充分谅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136. 奥德罗-乔维先生(肯尼亚):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在他的发言过程中劝告非洲国家要谨防阿拉伯人的宣传。他在同一次发言中还引证了那本关于泛非主义的书的作者、已故乔治·帕德莫尔的话。他还提到阿拉伯人或阿拉伯国家应对贩卖奴隶负责。我希望这个记录要纠正过来,因为首先,贩卖奴隶是国际悲剧和犯罪,不能单单由阿拉伯人负责。我相信这位代表知道,在这种国际奴隶买卖中有许多其他的参加者。我相信他知道,在这些参加者当中就有来自若干西欧国家的匪徒。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伪造历史事实,提到阿拉伯人,是绝对不公正的。我相信特科阿先生知道,在这个国家中有大量的证据足以说明这个事实:把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从非洲故乡贩运到这个半球来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别的国家,别的奴隶贩子。

137. 如果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是打算在非洲人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引起敌意的话,那么,我愿奉劝特科阿先生把他的辩才派上更好的用场——他是一个刮刮叫的雄辩家,我们佩服他的雄辩才能。如果这种歪曲历史的目的在于引起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恶意,那么,他必须知道,我们非洲人是能够为自己讲话的。我们不邀请、也不需要象以色列大使那样自封的发言人来为我们讲话。我们是能够为自己讲话、为自己辩护、决定自己的目标的。我们是能够自己去交朋友的。我们不要别人来为我们交朋友和树立敌人。

138. 以色列代表还引证了已故乔治·帕德莫尔写的那本论述泛非主义的书,提到其中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作者把泛非主义同犹太复国主义作了类比或比拟。可是,特科阿大使却无视这个事实,即已故乔治·

帕德莫尔在他这本书的引言中费尽心心地叙述和论证了泛非运动怎样不同于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其他运动。已故的乔治·帕德莫尔说得很清楚,泛非运动是世界上的被迫害者、世界上受到歧视的黑人的运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况却不是如此。作者还讲得十分清楚,这个运动是一个由于多年受压迫、受奴役和殖民地化因而对事物有着确定看法的民族的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和泛非主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139. 我愿再说一遍:我们是能够自己去判断事物和交朋友的,我们不要别人自封为我们的发言人,特别是在象安理会这种场合的发言人。

140. 森先生(印度):以色列代表对我有些特别注意,对我的发言作了三点评论,我要来驳斥那三点评论。

141. 第一,他发现纽约的气氛是富于启发性的,是光明的。对此我不感到奇怪。但就中东问题而言,我却发现这里的气氛是阴森森的,令人沮丧的。我要说,象我这样需要光明的大多数人会发现我的见解是正确的。

142. 第二,他提到据认为是我国总理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发表的一些讲话。我这里有一本书,其中包含了英迪拉·甘地总理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波恩的德国外交政策学会上发表的演说。她被问到一个问题,大意是:有些人因我国国防部长发表的某些演说而感到恼怒;她针对这点作了将近五十个印刷行的回答,其中包括这么一句话:“印度的安全比别人的恼怒更为重要”。我同意以色列的见解:以色列的安全也比别人的恼怒更为重要。但是,恼怒和侵略别人的土地是大不相同的。

143. 第三,他说:“得啦!得啦!你是比较有见识的,更应该认识到六千年前以色列就在人们心目中诞生了。”我不知道在人们心目中的究竟是什么。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一点。正如他说“得啦!得啦!你是比较有见识的”,我也要:“去吧!去吧!查查你们的记录,看看在通过关于以色列的决议时你们的朋友说了些什么”。最后,我还要说:尽管千百万人心中有那个梦想已经六千年了,看来许多人并没有回家去。他们似乎对光明更感兴趣。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